

文学新干线

小说,为生活插上翅膀

他又在那里,似乎从我搬到这里开始他就在,像他身旁那棵老银杏树一般伫立在那儿。秋后的银杏已经黄了,颜色很亮,落在他身上仿佛就像是长回了树干上。

他又在那儿吹他那把很旧的口琴。口琴到底有多旧,我想没有人知道,或许和那棵老银杏树的年龄一般长,反正无法考究。不过至少有一点,它很亮,以至于能穿过一条马路,把阳光反射进我的眼里,我微微闭了一下眼,将目光再次落在那把口琴上。的确,它太旧了,表面被岁月的风尘磨出了许多痕迹,口琴的音色也仿佛在诉说着它的年纪,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讲述一个很久远的故事。

我准备拉上窗帘,转移目光,他和那把口琴真的不搭。他很年轻,也许比我大了一些,我暗暗把他的样子记在脑海里,还有他手里的那把旧口琴。

他就这样迎着初晨的阳光,站在那棵银杏树下吹奏着那首反复循环的曲子。曲子很激昂,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这首曲子更适合唢呐、小号之类的乐器,而不是口琴。

终于,一个偶然的相遇,让我更加仔细地观察到他和那把口琴。

一天,他手拿那把口琴,一如既往地朝着银杏树的那个方向走去。迎面擦肩的刹那,一股浓浓的烟草味道在空气中弥散开来,顺着秋天的凉意溜入我的鼻腔,我下意识地嗅了嗅,目光顺着远去的烟草味落在他的背影上。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瘦长。

铿锵的琴音开始激烈地撞击秋风,击落一片片金黄的银杏叶,这一次,我没有再从那一小格窗户远远地观望,而是靠着他身后另一棵银杏,这棵银杏明显小得多,有些叶子还没有泛黄。就这样,我不自禁地开始打量他,五官很平常,短而密的平头给人一种刚正的初印象,那坚毅的眼神透露着延绵不穷的故事。

他平淡地从口袋里抽出一个用干净手帕包着的東西,握在手里,亲吻一下再熟练地打开,里面静静地躺着那把旧口琴。口琴不属于平时正规演奏的型号,稍短一些,和手掌一般长,口琴的两端有许多细小的斑点,看不出是怎么造成的,也许是受别的尖锐物摩擦所致。口琴吹奏部位的上片金属被磨得很光滑,显然是长期使用嘴唇滑动的缘故,吹奏部位的后方有几处也是光滑的,那应该是手指所握的部位,而且,似乎只是一个人用同一种方式握琴和吹同一首曲子才能磨出如此泾渭分明的痕迹。当他把口琴放到嘴边,我又看到,口琴上片的一端有一处特别明显的标记,阳光的直射让我看不清那里印着什么,

琴声里的岁月静好

■代江涛

但给我一种感觉,那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很多人都听过各种各样的音乐会,也曾见识过许多知名乐器演奏家的表演。我曾有幸听过一场著名指挥家指挥的交响音乐会,各种乐器的音响在环绕式的声场中流动、聚拢、放大,气势也渲染得更加恢弘。出了音

乐厅,我的耳膜似乎依然在震动,却已然回忆不起音乐的旋律。而他演奏的虽然只是一首并不复杂的乐曲,却拨动了我的心弦。

他的演奏已经接近尾声。我当然知道,如果不是他这些时日来不断重复演奏这首曲子,我对这首曲子不会这么熟悉。不知不觉间,我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液。

他走远了,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风好似渐渐小了,寒意也减退了许多。之后的好几天,他再没有出现在那棵树下。他究竟去了哪里?他的行踪仿佛成了一个谜,一个解不开的谜,如他的曲子一般。有人说:“他从北边来,大概是去年冬天,或者是今年春天,总之来了一段时间了,他很少和人讲话。老奶奶说他人不错,上次还帮她拉了两袋米咧。”

接连几天雨很大,说实话,我很少遇见过如此大的雨,新闻上也连续报了好几天的暴雨预警,甚至有些城市路面积水影响交通。也在那天,我又看到了他。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在那棵银杏树下,而是在小小的电视屏幕上:“在抢救传染病人的战役中,他连续奋战,不幸被感染,以身殉职……”下一个镜头,打乱了我所有思绪,那是一张照片,一张军人的照片,这副五官,我太熟悉了,是他!刚正的面孔,坚毅的目光,银杏树一般黝黑的皮肤,眼睛里似乎还包含着那天的阳光,很亮。

原来死亡,离我很近。后来,我在报纸上又看到了这则新闻,只不过报纸上比电视上多了一张照片,是那把旧口琴。没有了手帕的包裹,历经风雨后的口琴没有了当初在他手里时的那种干净,布满污垢。但我觉得,它依然很干净,干净到我能看清上面被唇指摩擦出的痕迹,干净到我能看清当初那个标志的样子,那是一个标志着希望和力量的图案,图案的旁边只有四个字——中国武警!

很多年以后,我成了他,就像当初我从阳台到他身后那棵银杏树下一样,我也终于知道了那首曲子的名字——《当那一天来临》。歌里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鸽哨声伴着起床号音,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

他不会再在那棵老银杏树下吹着他那把旧口琴,但那棵银杏树依然在春风夏雨、秋霜冬雪的轮回里伫立,伫立在这和平的岁月里,有从那把旧口琴里流淌出的激昂旋律。

作者简介:男,1992年生于四川达州,2011年入伍,现任职于武警安徽总队;曾发表中篇小说《新兵谣》,报告文学《刻在云端上的忠诚》《大山深处守卫士》,散文《生命原本如此动人》《无名草》等,出版有散文集《微风过处》《时光可鉴》。

早康会址话情思

■戎章榕

白砂镇宣传委员罗长春陪我前往,我在“早康会址”的石碑前伫立良久。“早康会址”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1997年11月,时年89岁的萧克上将亲笔书写的。萧克当年任红四军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是早康会议亲历者。

随后我参观了“早康会议”会址展览,关于早康会议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地位以及与古田会议的联系,展览上都有详尽的阐述。

当晚我回到下榻的宾馆,翻阅白砂镇组织编辑的《红色白砂》一书,这是为纪念早康会议召开90周年座谈会而精心准备的。书中的序言,有这样一句话引起我的关注:“这里凝聚了我们党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的初心。”我想通过第二天的深入采访,充分感受这颗初心,知所从来,明所将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原解放军总政治部曾组织了一个专题片摄制组来到上杭采访拍摄。摄制组抵达后一路寻访,找到了早康会议旧址——严氏宗祠。严氏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是严姓人的祖祠,名“东洋堂”。历史上几经毁建,前些年为了宗亲祭祀,严氏后人临时搭了一横五直土木结构的简易房子。

眼前的情形,令摄制组的同志们大为失望。但是,有了这次采访和拍摄的推动,很多尘封的历史资料逐渐浮出水面。后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1997年1月,早康会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展开了对会址的维修以及周边环境建设。

早康村原先叫“枣坑”,至于什么

时候,什么人改为“早康”,业已无据可考。以“坑”命地名在闽西客家地区比较普遍。这使我想起一则红色往事。

1933年11月,毛泽东来到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当听说袁坑村这个村名时,就说“有共产党领导,以后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的,袁坑这个名字不好,我看,不如改为发坑吧!”当地群众一听都同意了。1934年1月,这个村名被写进了《才溪乡调查》这篇著作里。

早康有什么特殊的蕴涵吗?从历史的维度看,早康会议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组织保证和实现基础”,因而成为“古田会议的前奏曲”。

在现场参观时,罗长春还提示我,早康会址与古田会址非常相像。经他提醒,我发现果然如此!不论坐落朝向,还是周围环境,以及房屋布局,都十分相似。这绝对不是巧合,不论古田会址的廖氏宗祠(始建于1848年)还是早康会址的严氏宗祠,都是典型的南方客家人家庙,有相似的建筑风格和房屋结构,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早康会址与古田会址既形似,也神似。早康会议是古田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如遵义会议也不是孤立的,在它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之后还有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形成了一个整体。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却有惊人的相似!只有全面地、联系地去把握古田会议的前因后果,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芒才会愈加久长、闪亮。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这次任务是我们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旅的第一次,历史将要在我们手中开创!”火箭军某旅发射三营时任营长李壮在西北高原作战前动员:“同志们,你们入伍时向往的光辉岁月就在眼前,你们建功立业的时机就是此刻。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

凌晨一点半,接岗的老班长董松山听见哨亭内有压抑的啜泣声。

“站岗就站岗,哭个什么劲?”老董心中一半迷惑,一半闹心——任务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怎么还有思想不稳定的?对过口令,老董的手电光从上到下把哨兵捋了一遍。大衣毛茸茸的领子上夹着灰扑扑的沙土,原本白得反光的胸标也呈现一种不自然的土黄,更重要的是哨兵眼角有泪痕,袖口有一丁点的湿印。

老董杆住了,哨兵肩才扛了一个细拐,在签岗本的时候,老董淡淡地来了一句:“下次别用袖口擦,不干净,容易得红眼病。”

哨兵一愣怔,离水的鱼儿般张了张嘴,准备离去的背影终究还是转了回来:“班长,我害怕……”

这回轮到老董愣了:“没事,你慢慢说。”

“我以为,营长说的都是真的。大漠孤烟是真的,金戈铁马也是真的,但是,但是……”哨兵杨汉宁已经哽咽得说不出话,眼角再有泪水流出:“但是,除了吃苦,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这里什么都没有吗?”老董浑身一抖,原本在脑子里想好的“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挑战自我”等等言语瞬间塌了方,放眼望去,唯有漫天黄沙飞扬。

狂风扫来,一阵吼里咕噜。老董知道,那是鸡蛋大的石头被狂风吹得连滚带爬的声音。

高原的风

■邢国庆 黄武星

老董恍惚了,上午部署转换也赶上这样的狂风,钻进领口袖口的沙子现在还浑身刺痒:一个小队8个人,搭帐篷先支伪装网,那镂空的玩意儿软趴趴的怎么也支不起来。4个人刚想把伪装网往支撑杆上拽,软趴趴的伪装网却又兜了风,力气突然变得大如扁驴,4个人拽伪装网,剩下4个要使劲扶支撑杆。即使这样,支撑杆还是随风摇晃。中午休息时,老董倒在被风刮得摇摇晃晃的帐篷里睡得却很香甜,与风沙搏斗让他手脚发软,干旱和缺水让他苦不堪言,片刻的休息更显珍贵……

回过神来,老董突然一把攥住列兵杨汉宁的肩膀,力气大得让杨汉宁一个趔趄:“我知道,你心里委屈,这确实苦,这7天就睡了21个小时,天天凉水就干粮。但是这苦,吃得值!”

那一晚,所有人的梦,并不香甜。起床号让两人依旧步履坚定地奔向黄沙飞扬的岗位,那一双双带着军人特有执念的双眼,亮如星火……

脚足了劲儿的发射车似乎也在摩拳擦掌,发射车司机李涛感受着它的律动。他知道,演习在即,人车在高度亢奋的状态下,似乎会共振一般微微地颤抖。

一级军士长潘建设偷偷掀开一点防毒面罩,猛吸一口高原特有的冷空气,虽然含氧量低,但好歹比即将飘来的硝烟味好闻。

所有人都支棱着耳朵,等着梯队长张泰峰死死攥在手里的那个对讲机发号施令。“滋滋啦啦”,对讲机里电波传出。

蔡世葵一个猛子就要往前冲,让潘建设一把揪住:“急什么!毛雷雷公嘴的和咱打进来啦?”

“扑哧”,所有人都都笑了。大战在即,那喘不过来的气氛是需要有人调节的。第一梯队出动了,为首的梯队长没有等来对讲机里的喊话,却听见了来自营地里的警报。高分贝的尖啸声直插耳膜,在带领第一梯队冲出掩蔽区的同时,梯队长喊出了口号。

“三营五连——”

“必胜!必胜!”

年轻的身影似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

“腾腾腾腾——嗡。”警报信号几乎是和发射车的怒吼同时响起,久经战阵的李涛早已练就了过硬的驾驶技术,副驾驶高青磊刚听到李涛一句“坐稳啦”,数十吨重的发射车便呼啸而出,扬起滚滚黄沙。

前往场坪的数公里道路并不太平,核化沾染、道路受阻、卫星临空、敌特骚扰……通过后视镜,李涛看到有的车辆掉了队,那些掉队的战车如同它的主人一样懊丧地熄了火。李涛有些后怕,却也有些亢奋,牢牢把握着方向盘。

“快快快,赶紧去场坪。”第一梯队潘建设所在的突击组向场坪猛冲。一起出发的20人,现在就剩一半了。先前的蔡世葵想抢时间,没注意头上的无人机,刚出掩蔽区就被判了个“阵亡”。

无人机从头上盘旋两分钟才走,这是专门给突击组下的特情。李壮营长的原话是:“什么是突击组?突击突击,脚板子比车轮子跑得快那叫突击吗?”这位一心向战的军人,试图用极限突破极限。

到达场坪,梯队长因敌偷袭被“红牌罚下”,接替梯队长的潘建设开始大规模调度:“我们已晚晚了,再不加快进度,后果不堪设想。”扫清场坪,对点布线,一切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展开,10个人赶上了原先20人的进度,可是潘建设还嫌不够。

熟悉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潘建设连吼带比划:“大车来了,让道让道!”看见坐在驾驶舱里的司机是李涛时,潘建设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李涛转头看了过来,俩人的目光对到一个点上——“平时的付出,就为了这一刻。”

突击组在发射车周围布下烟幕,四散警戒,手借烟雾的掩护,熟练地开始操作。

站在远处的参谋长在大风中岿然不动,他看着导弹巍然而起,抬起左腕看表——时间刚刚好……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我们都是战士

■喻晓

这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我看见冻云下,雄风盖日月,豪气冲斗牛,整个中国在行动,不分男女,无论老幼,我们都成了战士!长江翻滚热血,楚天飘动红旗。流动的是爱心,挺起的是脊梁,山岳请缨,长河列队,所有的森林草木都在齐声呼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白衣战士迎风而行,阻击!阻击!阻击!与疫情争速度,为生命抢时间!口罩下呐喊的是中国意志,防护服背后流淌的是中国精神,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拔地而起,书写中国传奇中国速度!日以继夜,一双双不眠的眼睛,一个个疲惫的身影,在我们的队伍中,涌现出多少英雄!我们——钢铁铁打,永不言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当有一天疫情消退,我们一定会骄傲地面对苍天,纵声高呼:中国万岁!

迎接春天

■黄志凡

你同时间赛跑,争分夺秒缩短救治的时间。你用生命拯救生命,你用温暖传递温暖。牵挂的泪珠流在心头,豪迈的战歌唱响今天,辛劳的汗水浸透衣裳,天使的微笑点燃期盼,用如磐的信念,真情守望共渡难关,用必胜的决心,誓死不退迎接春天。



背影(中国画) 王利军作



长征

第4760期